

# 西洋世界军事史

[卷二] 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到滑铁卢会战

VOLUME TWO: FROM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TO THE BATTLE OF WATERLOO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TORY

[英] J.F.C. 富勒 著 钮先钟 译



# 西洋世界军事史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TORY

〔卷二〕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到滑铁卢会战

〔英〕J.F.C.富勒著 钮先钟译

VOLUME TWO: FROM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TO THE BATTLE OF WATERLOO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 内容简介

本书为当代战史大师富勒将军的传世之作，作者穷30年之工，成就了这部卷帙浩繁的西方战争通史。全书以西方历史上的决定性会战为主结构，详细描述了其经过与影响，同时以大事记串联各会战间的政治发展与战争的由来。会战各章好像海浪的高峰，而大事纪则像其间所夹着的低谷。这样高低起伏就形成了3500年的战争史。

本书共分三卷。第一卷：从萨拉米斯会战到勒班陀会战；第二卷：从西班牙无敌舰队失败到滑铁卢会战；第三卷：从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洋洋巨观，费字160万，被公认为西方军事通史中的典范巨著。

## 作者简介

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 (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 — 1966)，英国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奇切斯特。1899年开始服役，参加过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国远征军赴法国参战；1916年任坦克军参谋长；1917年在康布雷之战中使用坦克获得成功；1918年在拟制《1919年计划》时提出了建立和使用机械化军队的新观点；1922年任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1926年任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军事助理；1929年任旅长；193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33年退役。

此后，富勒出任伦敦《每日邮报》记者，并长期致力于军事历史研究和军事理论著述。富勒一生出版有45部军事著作，其中不少被英国陆军军事学院列为经典著作或选作教科书；他的很多著作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

1963年，富勒获颁英国三军学会的最高荣誉奖章。

1966年，富勒逝世，享年88岁。

## 译者简介

钮先钟，1913年出生于江西九江，南京金陵大学理学士。曾任台湾《新生报》总编辑，《军事译粹社》发行人，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等职。现任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荣誉教授。译著近90种，可谓著作等身。

# 目 录

大事记(一) 英格兰与西班牙的争霸 .....	(1)
第一章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 .....	(7)
大事记(二) 基督世界的分裂 .....	(32)
第二章 布莱滕费尔德会战和吕岑会战 .....	(41)
大事记(三) 英国的宪法战争 .....	(62)
第三章 内斯比会战 .....	(69)
大事记(四) 法兰西的称雄 .....	(91)
第四章 布莱尼姆会战 .....	(99)
大事记(五) 莫斯科帝国的兴起 .....	(123)
第五章 波尔塔瓦会战 .....	(128)
大事记(六) 普鲁士的勃兴与扩张 .....	(150)
第六章 罗斯巴赫会战和鲁腾会战 .....	(155)
大事记(七) 不列颠帝国在印度的扩张 .....	(175)
第七章 普拉西会战 .....	(179)
大事记(八) 英法两国在北美洲的斗争 .....	(196)
第八章 亚伯拉罕平原会战 .....	(200)
大事记(九) 美洲殖民地的叛变 .....	(218)
第九章 萨拉托加的投降 .....	(225)
大事记(十) 美国独立战争的发展 .....	(247)
第十章 切萨皮克会战和约克敦之围 .....	(251)
大事记(十一) 法国革命的来临 .....	(271)
第十一章 瓦尔米的炮击 .....	(276)
大事记(十二) 法英两国间的海上争霸 .....	(296)
第十二章 特拉法尔加会战 .....	(302)
大事记(十三) 英法两国的陆上斗争(第一阶段) .....	(326)
第十三章 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德会战 .....	(331)
大事记(十四) 英法两国的陆上斗争(第二阶段) .....	(362)

第十四章 莱比锡会战	(367)
大事记(十五) 1814 年的战役	(399)
第十五章 滑铁卢会战	(404)

## 大事记(一) 英格兰与西班牙的争霸

自从发现了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以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的商业重心遂逐渐西移,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海岸。如此,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和法兰西,为了世界贸易和新发现地区的主权,都变成了互相竞争的劲敌。自此,一直到最近,帝国主义的发展都是趋于海外的殖民主义,而帝国也趋于海洋化的形式。

这种斗争的第一阶段,是发生于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其开始是很够和平的。当 1558 年 11 月 17 日,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1603 年在位)继承其异母姐妹玛丽皇后(腓力二世之妻)而为英国女王时,英西两国还是在同盟之中,共同对抗法国。第二年,两国间的友谊似乎还是很坚固,所以在签订《卡托—康布雷齐(Cateau-Cambrésis)条约》之前的谈判期中,腓力曾经准备代替伊丽莎白收复加来,这是在 1558 年 1 月 6 日,为吉斯公爵(Duke of Guise)从玛丽手中所夺去的。接着他又向伊丽莎白求婚,但却遭到了拒绝。

腓力这样热心地支持英国,完全基于自利的立场,而他的政策所针对着的为苏格兰的玛丽女王(1542—1587 年在位)。她是英王亨利七世的曾孙女,也是苏格兰詹姆斯五世与吉斯的玛丽所生的女儿。照天主教的眼光看来,她是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在 1558 年 4 月 24 日,她又与法国的弗朗西斯二世(1559—1560 年在位)结了婚。当此时,她的舅父吉斯公爵在法国正当权,利用玛丽的关系,他想把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成为一个伟大的吉斯帝国。这对于西班牙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自 1558 年以后的 12 年当中,腓力都是在不惜一切的成本,以扶助伊丽莎白确保其王位,好来对于玛丽保持一个对抗的势力。对于西班牙而言,一个友善的英格兰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英格兰的位置恰好威胁西班牙到尼德兰之间的海上交通线的侧面。反之,自从加来丧失,只要尼德兰是控制在西班牙的手中,

则英格兰对于其本国海面的控制也就不安全。在腓力和伊丽莎白的整个时代中,西班牙和英格兰两国的政策,始终受到这两个战略问题的支配。

尽管有了腓力的支持,伊丽莎白的地位还是很危险的。她不想有一场国外的战争,因为英国的本身,由于新旧教派的对立,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但是英国的加尔文派教徒,却一心只想支持欧陆上任何地区的同一教派,希望它能发扬光大。此外,又因为英国已经变成一个海权国家,并且也是一个日益发达的商业国家,所以英国的反西班牙党人认为,应用舰队向西班牙对于新世界的专利权挑战。坎登(Camden)说:“英国的军人和海员都跃跃欲试,想向西班牙挑战,但是女王对于他们的呼声,却掩耳不听。”话虽如此,伊丽莎白的力量还是不够强,无法完全制止他们的活动。

伊丽莎白即位不久,就突然发生了一个新变化:1560年12月5日,弗朗西斯二世逝世,继承者为他的兄弟查理九世(1560—1574年在位),并暂由他的母亲卡特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摄政。1561年8月间,玛丽回到苏格兰。1567年,她在苏格兰暗杀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达恩里勋爵(Lord Darnley),接着即被迫退位,并于1568年逃往英格兰避难。从此她就为伊丽莎白所拘禁,以终余年。这些演变,再加上反西党在英国的得势,遂使腓力改变了其对于玛丽的政策。因为玛丽已经不再是吉斯家族的直接工具,所以腓力现在不再站在伊丽莎白这一面,反而利用玛丽以来当作制造反伊丽莎白阴谋的支柱。在这个工作上,他也得到了教皇庇护五世的支援,教皇在1570年,曾对英国女王处以破门之罪。

除了这些政治性的变化,经济上的冲突也更使西班牙感到恼怒。普利茅斯(Plymouth)的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开始插手非洲的运奴商业,这本是西班牙王室的专利买卖。因为这种不合法的生意能获极高的利润,所以英国女王居然与霍金斯合伙,把她自己的一艘船耶稣号借给他使用。1567年10月2日,他从普利茅斯出海,另外有伴船两艘,米尼恩(Minion)和朱迪思(Judith)号,后者由弗朗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指挥。霍金斯首先开往几内亚(Guinea)的海岸边上。在那里他捕获或购买了500多名黑人,就再驶往西印度群岛,秘密地把他们卖给西班牙的殖民者。在途中,他进入了圣胡安(San Juan de Ulua)港,去寻找饮水和掩蔽,并在港口上设防,不让西班牙船只进入。

接着新上任的新西班牙总督恩里奎斯(Don Martin Enriques)也率领舰队来了。当时正有风暴发生,恩里奎斯害怕翻船,遂与英国人谈判,承诺只要让他入港,则绝不侵犯英国人,他们在补给粮水之后将自行离去。几天之后,恩里奎斯却突然地向霍金斯的船只开火。经过了一场战斗,耶稣号不得不放弃,可是另外两艘伴船却逃走了,于1569年1月回到了普利茅斯。

当霍金斯正在向祖国返航时,另外又发生了一个事件,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许多年来,当西班牙船只来往于西班牙与佛兰德斯之间时,经常受到胡格诺派(Huguenot)私掠船的拦截。劫掠者中有许多人员都是普利茅斯市市长霍金斯的兄弟威廉的部下。为了不把英国女王牵涉进去,他们的船只都是挂着孔代(Condé),即奥兰治王室的威廉王子(William of Orange, 1559—1584年)的旗帜。在1568年,这种私掠船有50艘,其中属于英国人的不下30艘。12月间,一群私掠船把一个西班牙的支队赶入了福伊(Fowey)、普利茅斯和南安普敦等英国港口中。船上所载的金条是属于热那亚银行的,准备交付给在安特卫普的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腓力在尼德兰的主将。伊丽莎白将其没收,并获得了热那亚人的同意,借它供己用。为了报复起见,阿尔瓦把留在尼德兰的英国船只和货物一律没收,伊丽莎白也不甘示弱,照样没收了留在英国的西班牙船只和货物。正在此时,又传来了耶稣号丧失的消息,更激起了英国人的怒火。于是英西两国分道扬镳了,腓力支持英国的天主教徒,而伊丽莎白也开放英格兰,以供荷兰新教叛徒做避难之所。

此时,奥兰治的威廉已经建立了一支舰队,1569年即有18艘船可以出海了。这是一个海权的开始,在下一个世纪中,荷兰的舰队远涉重洋,在许多陆地建立了殖民地。这对于事态的影响是立即可见的。在1572年,威廉的水手,号称为“海上乞丐”(gueux de mer),捕获了300艘船。因为他们缺乏避难的海港,伊丽莎白又暗中准许他们使用英国的港口。之后,他们奇袭了布里尔(Brill),并把它变成了一个极坚固的基地。自此,尽管她生性厌恶叛徒,伊丽莎白的政策却是尽量地鼓动尼德兰的叛变:不仅是为了消耗西班牙的国力,而且也是预防荷兰人在失望之余,会把他们国家的主权献与法兰西国王。于是危机变得非常严重,虽然阿尔瓦反对公开宣战,腓力却十分恼怒,遂在1571年支持所谓李多费(Ridolfi)阴谋。其目的是要想用阿尔瓦所部的6000人,

来支持英格兰境内的天主教徒叛变,杀死伊丽莎白,使玛丽复位,并在英国重建天主教的信仰。这个阴谋被发觉了,并被扑灭,而其唯一的结果只是使仇恨更为加深。

为了增强她自己的地位,1572年4月间,伊丽莎白又与法国皇太后缔结了一个对抗西班牙的防御同盟。但是这个同盟却并未能达到它的目的,因为在此以后,法国的胡格诺派把查理九世争取到手了,于是伊丽莎白害怕法国会占领低地国家,遂又倒向西班牙方面。卡特琳害怕胡格诺派会把法国拖入对西班牙的战争,乃于8月24日制造了圣巴特罗缪(St. Bartholomew)大屠杀。估计在这次事件中,法国人死了5万之多。这样遂使吉斯家族在法国当权,于是伊丽莎白又与腓力开始谈判恢复自从1568年中断的贸易关系,到了1573年的春天,两国恢复了正常关系。

一年以后,法王查理九世逝世,继承者为其兄弟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1576年3月间,勒班陀会战的胜利者,奥地利的约翰,被任命为尼德兰总督。当他达到时,发现西班牙军队正在叛变中,而他们的暴行又更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因为他知道伊丽莎白正在用金钱接济叛徒,遂力劝腓力侵入英格兰。但是腓力的财政正在紊乱之中,所以他派贝尔纳蒂诺(Bernadino de Mendoza)去安抚伊丽莎白,并重开在伦敦的西班牙大使馆,这是自从1572年就已经封馆的。

当使臣到达英国之后不久,约翰死了,在尼德兰镇压叛变的责任,就由帕尔马(Parma)公爵法尔内塞(Alexander Farnese)接替。他也是当时的名将之一,勒班陀一战中的老兵。在一连串的卓越战役之中,他收复了布鲁日、根特、安特卫普和尼德兰南部的多数地区。在失望之中,叛徒则把他们国家的主权献与亨利三世的兄弟阿朗松公爵。

虽然腓力仍继续不肯向英国公开宣战,可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1572—1585年在位)却几乎迫使他不能不采取行动。教皇曾对于爱尔兰先后准备作两次远征。第一次是在1578年,完全流产了;第二次是在1580年,有少数西班牙人参加,在爱尔兰登陆之后,不久即全被消灭。1577年,德瑞克率领了5艘船,开始作周游世界的航行。他一路突袭了凡尔巴莱索(Valparaiso),抢劫了塔拉巴卡(Tarapaca),捕获了最大的运宝船卡弗戈号(Cacafuego),并驶入了旧金山湾,以伊丽莎白女王的名义,将其收为英国的领土,定名为“新阿尔比恩”(New Albion)。1580年9月间,他才返回英国,带来了大量的赃物,在他的旗舰

金鹿号(Golden Hind)的后甲板上,由伊丽莎白封他为爵士。

当德瑞克正在作环球航行时,又有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对于英西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578年,葡萄牙的青年国王塞巴斯蒂安(Sebastian)突然发了古代骑士的狂热,于1578年入侵了北非。8月4日,他在克比尔堡(Alcazar Kebir)被杀,全军覆没。他没有子嗣,由他的伯父亨利红衣大主教继承,后者也是没有子嗣的,而且已经77岁。在他的后面,就又有一大群要求继承的人。其中最合法的是西班牙的腓力,而最孚人望的却是安东尼奥(Don Antonio),他是贝雅公爵路易(Louis Duke of Béja)的私生子,而路易则为葡萄牙国王伊曼纽尔(Emmanuel)的儿子。这个继承问题,复使腓力在1579年对于英国采取温和的态度,因为他希望在亨利死后,可以自由地占领葡萄牙。他等待的时光并不太久。亨利于1580年1月31日逝世,不久,腓力即命令阿尔瓦公爵领兵进入葡萄牙。8月25日,安东尼奥在阿康塔拉(Alcantara)被击败,于是腓力兼并了葡萄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帝国。他不仅获得了广大的土地,那是没有宗教障碍的,而且也还有船只和海员,葡萄牙本是一个海洋民族。

在失败之后,安东尼奥逃往法国,后来又想到英国去避难。因为他自称葡萄牙国王,遂使伊丽莎白对他发生了承认问题。

这个权力平衡的变化使伊丽莎白和法国的太后卡特琳都大感恐慌。后者命斯特罗齐(Filippo Strozzi)组成了一支舰队,于1582年派它随同安东尼奥一起,去攻占亚述群岛,这是西班牙往新世界交通线的焦点。在提尔赛拉岛(Terceira)附近,他们为圣塔克鲁兹侯爵所击溃,他就是在勒班陀一战中指挥预备支队的老将。第二年,法国的海军将领恰斯特(Aymard de Chaste)在同一地点,又为圣塔克鲁兹所惨败。这两次胜利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更进一步证明了在勒班陀所建立的印象,西班牙舰队是无敌的。它们也巩固了葡萄牙所属的大西洋基地,这是腓力要想攻英时所必需的。

在这第二战之后,圣塔克鲁兹就上书腓力,劝他立即侵入英格兰,并且说只有这样,才能收复尼德兰。这个观念并不新奇,因为在1569年,阿尔瓦公爵也曾作同样的建议,而在勒班陀之战以后,约翰更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腓力还在犹豫,但不久却又有两件事情引诱他接受这个建议。

第一件,因为他参与斯罗克莫顿(Throckmorton)阴谋,所以伊丽莎

白于 1584 年 1 月命令西班牙大使贝尔纳蒂诺下旗回国。作为报复,腓力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入西班牙的港口,于是伊丽莎白也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她并命令德瑞克侵扰西印度群岛。1585 年 9 月 14 日,德瑞克与弗罗比歇(Martin Frobisher)一同出发,在维德角(Cape Verde)群岛上洗劫了培亚港(Porto da Praia),蹂躏了圣多明哥(San Domingo),抢劫了哥伦比亚的卡尔塔吉那(Cartagena),威胁哈瓦那(Havana)和毁灭了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此时,帕尔马公爵已经巩固了他的所得,由于奥兰治的威廉在 1584 年 7 月 10 日被暗杀,他的任务获得了很大的帮助。威廉死后,尼德兰的情况变得十分紧张,所以伊丽莎白尽管认为叛徒是“忘恩负义之徒,真正的乌合之众”,而在 1585 年 8 月间,还是勉强与他们签订了一个条约,派了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率领 5000 名士兵往尼德兰去填塞缺空,以待威廉的儿子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 1584—1625 年在位)建立他自己的地位。这是第二个事件。经过了 27 年的和平之后,伊丽莎白终于发动了战争,只是尚未正式宣战而已。

腓力到此时也终于认清了,要想重建其在低地国家中的权威,则除了侵入英国之外,实更无他法。以前他一直都在努力避免这个行动,但是莱斯特伯爵的武力侵扰,使他认为势在必战了。到了 1586 年 3 月 12 日,圣塔克鲁兹又再提出他的计划,但因为他现在所要求的是船只 510 艘,人员 94 222 名,并估计全部远征成本应为 380 万“达卡”(ducats, 1 达卡约值 9 先令 4.5 便士),所以腓力决定用一个规模较小的计划来代替它。不是直接把侵入军从葡萄牙送往英格兰,圣塔克鲁兹的任务仅限于控制英吉利海峡,然后在尼德兰的帕尔马陆军即可以渡过海去。

在此时,对于英格兰可以说最侥幸的是,伊丽莎白在风暴尚未爆发之前,居然能够先将内乱完全压平。1586 年的春天,在英国的玛丽余党认为只要伊丽莎白仍然健在,则任何侵人都不可能成功,于是又发动了一个阴谋——叫作巴宾顿(Babington)阴谋——想来刺杀她。结果前英国驻法国宫廷的大使贝尔纳蒂诺和玛丽本人都被牵涉在内。伊丽莎白的群臣重建女王的威望,使玛丽受审,1587 年 2 月 1 日,她被判了死刑,7 天后即被处决。

# 第一章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

在 1558 年加来尚未丧失之前,从理论上来说,英国人为了安全,必须在欧洲大陆上作战以来保护其海岸,换言之,欧陆变成了英国防御上的外围。自从加来丧失了,所依赖的就变成了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了。可是当 1586 年危机爆发时,虽然伊丽莎白女王有一支私人的舰队,共为战船 34 艘,但却并无国家性海军的存在。不过一到战时,有许多武装的商船都可以临时拼凑成军,一直到国协时代为止,都还是这样的情形。此外,伊丽莎白也没有常备性的陆军——封建时代的民兵是早已不存在了——虽然依照撒克逊的古例,政府仍有权召集民兵,但除了伦敦地区以外,其余都只能算是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在战场上,是绝对不能对抗西班牙高度组织的精兵。

最大的困难,是诚如弗尔特斯纠(Fortescue)对于伊丽莎白的评论:“因为它的简单性,她痛恨直接的行动;因为它的必定性,她痛恨确信;因为它的费用,她更痛恨战争。”<sup>①</sup> 因为思想上有这三种主观态度,而尤其是最后者,所以她宁愿依赖外交手段;又因为她缺乏必要的实力,来使其有效化,所以在斗智的战争中,经常受到帕尔马公爵的欺骗。直到无敌舰队(Armada)都已经出发了,他还在不断地提出和平建议,以来掩护其在尼德兰的一切准备,可是伊丽莎白对于这些建议却大都深信不疑。

虽然如此,巴宾顿阴谋的暴露,遂显示出危机已经到达,1586 年 12 月 25 日,伊丽莎白接受了群臣的劝告,命令其留在朴次茅斯的舰队动员起来,在 1586 至 1587 年的冬季中,在英吉利海峡内保持着一个支队,以防吉斯人拯救玛丽女王。1587 年 3 月间,玛丽已死,当主力舰队正在朴次茅斯动员时,德瑞克爵士在普利茅斯也准备就绪了。他的任务是想要阻止西班牙舰队从各港口中驶出集中,当它们向英格兰或爱

---

<sup>①</sup> 若无国会的帮助,她的岁入根本不够战争的担负。

尔兰前进时,应尽量地加以截击,并阻止它们登陆。照惯例,这些命令下达了之后,伊丽莎白害怕这有挑起战争的危险,马上就想作极大的修正。德瑞克却深知女王的老脾气,所以在4月2日就马上出发,在新的命令到达之前,他早已在4月19日到了加的斯。他自己这样记载着:我们在这里留到21日为止,在此期间,击沉了一艘比斯开船(Biscayan),重1200吨;焚毁了克鲁兹的船一艘,重1500吨;另外还有31艘,其重量为1000吨、800吨、600吨、400吨、200吨不等。此外还带走了4艘装补给的船。此后,在补充了必要的补给之后,他又向里斯本进发。从那里他在4月27日这样写道:“西班牙国王对于侵入战的准备,其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古无前例的。”

里斯本是西班牙舰队的指定集中地,虽然克鲁兹已经在那里建立他的司令部,可是他还没有集中一个人。这是一个有坚强防御的港口。在港口之外向北去为卡斯卡斯堡垒(Cascaes Castle)所控制的投锚地,在它的紧邻又有圣朱利安要塞。5月10日,德瑞克在卡斯卡斯湾中投锚。这个港口中发生了极大的恐慌现象,所有的船只都纷纷砍断它的缆索,向最近的避难所逃走。被毁的船只吨数以千为计算单位,损失的物资更为巨大。以后据西班牙方面的计算,共损失船24艘,货物总值17.2万“达卡”。德瑞克并未携带陆上兵力,所以不能据守这个港口,于是他又转往圣文森角(Cape St. Vincent)——里斯本与地中海之间的战略要点。他们守住了这个要点,使敌人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因为所有的船只都是分别地向里斯本集合。

在这里他们又使葡萄牙的渔船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此外还毁灭了许多吨数的制桶材料<sup>①</sup>。德瑞克若能留在这里不走,甚至可能完全阻止西班牙舰队的集合,但除非他能获得增援,否则是不可能的。5月17日,德瑞克写信给英国大臣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hingham)说:假使在这里再有6艘船,则我们便可以久留,下个月就是西班牙舰队从各地回国的主要时期,一定可以使他们蒙受更大的损失。

结果他无法久留,于是又转往亚述群岛。离开圣文森16天之后,6月8日,他在圣米迦勒(St. Michael)的附近,发现了一艘大船,第二天就追上了。这是圣腓力号(San Felipe),是西班牙国王本人的一艘东印度船只,上面所装的货物价值11.4万镑,还有许多的文件,都是记载

---

<sup>①</sup> 因为所有盐腌的食物、酒和水都要用桶装,所以这个损失是很严重的。

着有关东印度贸易的秘密。<sup>①</sup> 6月26日,德瑞克回到了普利茅斯。他已经使西班牙舰队在这一年之内不再有出发的可能性。这对于英格兰而言,实在是太幸运了,假使真能如腓力的意愿,无敌舰队在9月底以前出海,则帕尔马公爵即可能已经渡过英吉利海峡。诚如他在致西班牙国王书中说的:假使侯爵能准时到达,则登陆将不会有任何困难。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无力抵抗您的舰队。

此时,圣塔克鲁兹已经在赶紧补充他的损失,到了1588年2月底,也就一切准备就绪了。可是他本人在1月30日却突然地死了。于是远征的行动再度搁置。他的死亡对于西班牙而言,是一个可与德瑞克的突袭相提并论的大祸,因为他是西班牙能力最强的海军宿将。腓力现在就派西多尼亞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去接替他的任务。这位公爵虽然是出身高贵,可是对于陆海军却从来没有经验。他上书国王要求辞职,但是腓力不准,只另派了一位合格的海员狄亚哥(Don Diego de Valdez)充当他的海军顾问。此外当西多尼亞公爵的舰队到达了海峡,就将任命帕尔马公爵为远征军总司令,率师前进。

当西多尼亞正在准备的时候,帕尔马公爵的主要准备则有如下述:从安特卫普和根特开一条运河到布鲁日,在华顿河(Waten)上建造70艘登陆艇,每艘可载30匹马,并装有上下起卸的跳板。在新港(Nieuport)建造200艘平底船,在敦刻尔克集中28艘战船,在汉堡、不来梅(Breme)、恩登(Enden)等地招募海员,在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制造2万个木桶,在新港和狄克斯莫德(Dixmude)等地为步兵2.06万人、骑兵4900人,制造营幕。

最先应分析这个时代中的海军发展,然后对于下述的作战才可能有较好的了解。

16世纪的战船,与以前各世纪不同的一个主要因素,即为重炮;尽管这种杀人的利器从14世纪起即已开始装在船上,可是一直到15世纪,这种火炮的威力才有足够的强度,能够一炮击毁当时的船只。这种兵器有两种明显的不同形式,一为前膛(muzzle-loader),一为后膛(breech-loader)。后膛炮的原始形式为一种“拼拢式”的火炮(built-up gun),即由许多根铁棒所组成,在上卷中已经有所详述。它的药室与

---

<sup>①</sup> 这些文件使伦敦的商人大感兴奋,后来他们组成了东印度公司,是为不列颠帝国在印度的基础。

炮管是分开的，在发射之前，用螺旋装上去。

一共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前镗炮——加农和寇非林(culverin)，都是装在炮车上。前者发射一吨重的铁弹，只有中等的射程。后者炮身较长，炮弹较轻，而射程也较远。这两种火炮的性质有如下表：

型式	镗	弹重	口径	最小射程	最大射程
加农	7.25 英寸	50 磅(约)	18	340 步	2000 步
寇非林	5.25 英寸	17 磅	32	400 步	2500 步

此外还有半加农(demi-cannon)，其弹重 32 磅，以及半寇非林，弹重 9 到 10 磅(寇非林亦可称之为长炮)。长炮中还有许多较小型的，例如“Saker”，弹重五磅，“Minion”，弹重 4 磅，以及“Falcon”，弹重 2.5 磅到 3 磅，不过这些火炮全都只有杀人的效力。另外还有一种叫作皮里尔(Perier)，射程较短，所发射者为 24 磅的石弹，到此时已经变得落伍了。

在 16 世纪开始时，在海上航行共有两种主要形式的船只。一为圆船(hulk)，另一为长船(galley)。前者是用以载运商品，而后者则为标准的战船。但是不久，大洋的航行和火炮的进步又开始使船只的构造有了新的改变。在洋面上，风帆要比桨更重要，而用风帆的船只又更适用于使用船舷上的火力。

第一个转变时期是在 15 世纪，此时小型杀人性的海军火炮开始被采用。它们是装在两个炮台上面，一在船头，一在船尾——在过去未有火炮时，这种平台上是装置弓弩的，其目的为了射杀登船的敌军。亨利七世的大船摄政号(Regent)上即装有这样的火炮 225 门——主要都是旋转式的火炮。

亨利八世带来了第二个转变期。他采用了前镗式的毁船火炮。因为这种兵器是太重了，不能容纳在炮台之内，而且也不宜于作对付登船敌人之用。它必须装在上层甲板上，在主甲板上更好，必须在船只两侧开辟炮孔。第一艘装重炮的船为玛丽玫瑰号(Mary Rose)，建造于 1513 年。

最后一个转变时期为船上的炮台逐渐变得没有需要了，而舷侧火力重量的增加，更要求甲板空间的增加。圆船逐渐发展成为正规的军舰，这种船的长度比宽度要大过三倍以上，而不像一般的圆船只相当于宽度的两倍。在 16 世纪中，这一类船中最著名者为德瑞克的复仇

号(Revenge),这是一艘纯粹英国式设计的船。这种船是“竞赛”用的,又可以称为“平甲板”(flush-decked)式。虽然它的船尾和船头并不与腰部是完全看齐的,可是比起西班牙的战船,却要低到25%—45%。这个事实使多数的英国船只都显得比西班牙的要较小,虽然双方海军中的最大船只其吨位是大致相等的。所谓“大帆船”(galleon)者,并非西班牙所独有,通常为四桅的帆船,具有当时一般船只所有的索具,但是其船壳的构造却比较接近长船,与宽度之比较大,也较为平直,船头低下,与长船相似,而不像圆船的船头拱起。这个时代中的英国战船,大约是两个船员摊一吨,而在西班牙战船上,则三个人摊一吨。

火炮对于海军战术的影响,要比对于海军造船术的影响更大。在长船(快船)的时代中,主要的兵器为船头上的触角(beck),而主要的战术行动即为硬撞。虽然在接近敌人时,快船是可以采取纵队的形式,可是攻击的队形却是成横线的,正像陆战中一样,战斗就是突击或冲锋。在装有火炮的战船上,其主要的兵器——重型的毁船加农——不是装在船头上,而是在两舷上。当它们接近敌人时,一定要调动位置,使其侧面对着敌船——对于旧时代的快船而言,这是一种自杀的行为。所以在攻击时,其位置是与原有前进路线成直角的,为了使这种调动有秩序,并集中打击力量以对付敌人,所以在接近敌人时应采取纵队的阵容。

这个彻底的改变在当时尚未为人所认清,舰队进入战斗时还是蜂拥而上,其主要目的还是要攀登敌船。可是在英吉利海峡中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一经交手,纵队战术即开始成形了,这个理由可从双方舰队在军备方面的差异上获得解释。根据刘易斯教授(Prof. Lewis)的记载,可以表列如次:

舰队	船数	加农	皮里尔	寇非林	总计
英吉利	172	55	43	1874	1972
西班牙	124	163	326	635	1124
注:西班牙舰队除了这1124四门重兵器,还有1307门轻型杀人性火炮,主要是装在炮台之内。					

英国人所有的长程火炮,要比西班牙人所有者多了两倍,反之在重炮弹中程火炮方面,则西班牙人也比英国人多了两倍。这种在射程